

倒是作者分析到湘西的苗人的“仇外”避汉，这种思想其实并非是针对民族的，《而是阶层性的》，因为当时官吏的主体无疑是统治阶级的民族——这种历史背景，导致了民族性质的被强调。雪峰山以东变成上层群体，毗邻的山西只有回避。这种区域内的消长平衡文化，在地理上以谷地为界限屏障，形成了自四川盆地往东的湖湘盆地、鄱赣盆地，《各有一套自己的平衡规则存在着》。这种变化，其实已较千把年前的“桃花源”改变了许多。“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湘西已经被雪峰以东的主导力量载荷入时代的范畴中去，到了曾国藩那时代，湘西其实已经纳入近代历史，而到了毛泽东时代，湘西业已是中国大历史的核心之一部分，即使那时“乡下”在我们的福建，和那年代的湘西，又有什ô分别？一样是静悄悄的罢。

否则无以解释下层苗民对苗地土司的反抗与苗汉通婚在下层的实现可能

从而也使自称“乡下人”的下层隐逸群落，自称为“边民”